



历史相当 风格迥异

——浅谈即将访沪的两支名团

◆ 李严欢

岁末年初,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将再度迎来两支历史相当、风格迥异,又同样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名团:捷克爱乐乐团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前者,早已成为捷克这个有着深厚音乐底蕴的国度在当今乐坛的一张闪亮名片;后者,一直以来则以其一流的综合实力在众多美国名团中处于“执牛耳者”的地位。

在捷克爱乐乐团 120 年的历史中,始终肩负弘扬本国音乐文化的重任。从塔利赫、库贝利克、安切尔、纽曼,到如今的贝洛拉维克,乐团的每一位重要执掌者,无不藉由对斯美塔纳、德沃夏克、雅纳切克等捷克作曲家作品的精湛诠释,将祖国的音乐以及这支乐团的传统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捷克爱乐长期来形成的醇厚、温暖的音色和朴实、纯正的风格,在成为他们区别于西欧与美国乐团的鲜明标志的同时,也让该团演绎的本国

作品中总是流露出一份浓得难以化解的乡情。如此特征,在乐团即将于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一套民族性与舞蹈性兼具的曲目中依旧得以延续,他们在捷克指挥家彼得·阿尔特里克特棒下对于这些作品原汁原味的演绎,在我看来也正是欣赏本场音乐会最大的价值所在。

纵观捷克爱乐为这场音乐会排定的曲目,不难发现,无论斯美塔纳或是德沃夏克,都将自己的音乐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特别是捷克民间的那些风俗性舞蹈,总能激起他们的创作灵感。就像该团所选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中的三首舞曲,当时斯美塔纳正是以这些有着浓郁波西米亚风格的波尔卡、富里安特等舞曲,凸显出全剧的民族风格和欢快而充满生机的氛围。对于民间舞蹈素材的巧妙运用,亦使同样出现在节目单中的德沃夏克笔下

的每一首《斯拉夫舞曲》(第一集)都有如一幅气韵生动、情趣盎然的民族风情画卷,从而让我们在聆听时不难察觉他对斯拉夫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的重视。

如果说,国内许多老一辈乐迷当年通过 Supraphon 公司出版的诸多精彩录音与捷克爱乐结下不解之缘,那么于我辈而言,认识芝加哥交响乐团,也是从他们在莱纳、索尔第时代留下的一张又一张无与伦比的唱片开始的。

相信很多乐迷与我一样,在初识芝加哥交响乐团时,皆为其色彩华美壮丽、气势直冲云霄的铜管声部心驰神往,这早已成为令他们傲视群雄的“金字招牌”。即使在业内,也因该团铜管声部的演奏能兼具宏大的音量 and 优美的音色,而公认其独立于传统意义的“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外,自成一派,这让许多与之地位相

当的名团望尘莫及。

较之铜管声部数十年来的独当一面,芝加哥交响乐团弦乐声部艺术水准的大幅度提升则得益于巴伦博伊姆、海汀克及现任总监穆蒂的悉心调教。在此之前,关于该团的弦乐声部,曾流传着一句颇有些讽刺的比喻:芝加哥的第一小提琴声部有 14 个首席。言下之意,这里的每一位演奏家实力相当,却互不买账,尤其不服首席。当巴伦博伊姆就任总监后,他以自己长期与欧洲一流乐团合作的经验,将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等名团讲究弦乐声部融合、优美的传统带到芝加哥,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叫人刮目相看。

几年前,当芝加哥交响乐团总监之位空缺许久,试图寻找一位新的掌门人时,与该团已有数十年密切合作的里卡多·穆蒂的人主实属



里卡多·穆蒂 捷克爱乐乐团指挥 彼得·阿尔特里克特

众望所归。如今看来,团员们当初这唯一的选择是如此明智。这位经验丰富且对乐团了解颇深的指挥大师,以自己严谨清晰又不失热情洒脱的艺术风格,正带领这支声誉卓著的名团续写往日的辉煌。这般实力,想必透过该团这次选择的两套风格多元,包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马勒等人多部交响名作的曲目中,即能有所见证。

2013 年 1 月,当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度亮相东艺时,穆蒂的因病缺席曾引来不少乐迷的一声叹息。令人欣慰的是,如今这份遗憾终将在不久后到来的这两场音乐会中得以弥补。

每年秋季各音乐机构照例推出了新的演出季,但今年从九月新赛季开幕至今,却明显感到钢琴家的活跃程度远高于往年,也远远盖过其他乐种:大剧院、东艺、上交音乐厅、上海音乐厅以及贺绿汀音乐厅都不时传出钢琴家的故事和议论。无论是否去现场聆听,光从微信朋友圈就已经能感受到这种不同以往的氛围。有人揶揄说这是李云迪韩国出错带来的激励效应,当然这只是玩笑而已。每月评选 10 款古典唱片的公众号《古典纵横》,也在 12 月榜单上以 8 款(套)钢琴之多,占据年末阵脚。你可以认为这是巧合,但却无法否认钢琴在今天古典音乐市场的重要性。

从形式上看每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都是一样的,仅曲目不同罢了。然而深入下去,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每场音乐会都有不一样的“嚼头”:

中国钢琴家当中许忠的出场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自从他拿起指挥棒,组建东方交响乐团以来,上海听众便一直看到他各种姿态的指挥形象和指挥报道。从钢琴家变身指挥家,当然不是件容易事。置身处地为他着想,这是一场很大的风险,一次显然的赌博。不仅是艺术上,更是荣誉上的风险。毕竟许忠已是名闻遐迩的著名钢琴家。究竟能不能在指挥台上站稳,却是任谁也不敢断定。从 2010 年起,许忠先后被两家意大利歌剧院、一家以色列交响乐团聘为艺术总监或首席指挥,这才牢牢站稳了这张指挥台。而从他第一次拿起指挥棒到今天,已经度过十个春秋。十年汗水,十年辛苦,应该可以歇一歇了?没想到他转身又坐上钢琴凳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一场独奏会。弹德彪西,弹李斯特,依然神采飞扬,声动全场。原来虽然忙于指挥排练,他却并没有把钢琴丢弃。而坐在台下的全场听众,多半也在心里嘀咕,不知许忠今天会弹成什么样?因此可以说,虽然是一场看上去没啥不同的钢琴独奏会,在蜂拥而来的听众心里却是充

形式初看雷同 近年末钢琴独奏会各有故事 内涵各有千秋

沈次农

满着盼望。

如果说许忠忙于指挥排练,那么宋思衡的“嚼头”便是这几年他的多媒体钢琴独奏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而为了坚持自己古典钢琴家的立场,宋思衡以全套肖邦前奏曲来向听众展示自己的艺术功底。宋思衡之后是张昊辰,这位捧走范克萊本大奖出生上海的 90 后年轻钢琴家,近年声誉日隆,在同行眼中已经名列郎朗、王羽佳之后。而他的书生气以及擅长思考的性格,在年青一代音乐家中已经赢得普遍的赞许。这几年中,他曾多次在上海的舞台与来访的名团合作协奏曲,这次在东艺的独奏会中又将一套分量十足的曲目带到家乡父老面前。这是他的“噱头”。

说过国内的,再说国际的。约尔格·德慕斯是“维也纳三杰”之一,还因其 87 岁高龄让人觉得难能可贵;而比他更高龄的 92 岁的普莱斯勒,本来足以在今秋年末中国巡演中“一览众山小”,却因临时不适不得不取消北京上海的音乐会——北京音乐会真的取消,上海却把德慕斯给顶了上去,倒是成全媒体大料,被称为“史上最高龄独奏者”。这样的事虽遇不可求,但两位老人的琴艺炉火纯青,不是年轻钢琴家勤奋练琴能做到的。这也是救场之前便引起热捧的真正原因。

与两位老大师相对应的,是最新两届肖邦大赛冠军——今年第 17 届金奖得主韩国赵成珍和四年前第 16 届金奖得主俄罗斯尤利安娜·阿芙蒂耶娃——不约而同地被先后请来。肖邦大赛的金奖得主来上海演出,尤其是上月才产生的新科状元赵成珍能来上海,在从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今天却似乎轻而易举。这也是受上海高端演出市场的火热以及听众对古典音乐的踊跃而得以成功。而在各种各样的钢琴名家面前,听众更对新鲜出炉的“小鲜肉”产生好奇——最高规格国际大赛的最高水平是什么样的呢?这是这两场音乐会的“嚼头”。



乐如其人

◆ 任海杰

张乐,第一个终身签约于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华人小提琴家,师从于帕尔曼的老师——多西·迪蕾,多次在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在国内多个乐团担任首席。作为乐团重要成员的首席,既要起领衔作用,又要融入其中——显然更需要的是共性。而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独奏经验的小提琴家,张乐又有着鲜明的个性,这在 12 月 11 日东方艺术中心的“指尖的浪漫——张乐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上,得到彰显。

说到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一个月前的 11 月 12 日,也是在东艺的这个舞台上,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的独奏音乐会上的第一个曲目,是列克萊尔的《D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9 第三首),而张乐本场独奏音乐会上拉的第一个曲目,也是这首。形象俊朗、风度翩翩的张乐,气定神闲走到舞台中央,拉出的第一弓音符,即令人耳朵一亮,典雅悦耳,充满奶油味。第一乐章装饰音的运用,尤其地道出色,如珍珠落玉盘,分寸感和舒适度极佳。第四乐章“铃鼓舞曲——活泼的快板”是这首奏鸣曲最为重要的篇章,经常出现在音乐会的安可曲目中。如果说帕尔曼的“舞曲”偏重女性的婀娜多姿,那么张乐的“舞姿”更凸显男性的刚劲有力,各有千秋,而且张乐在这个乐章中还加上一段华彩,恰到好处,别具韵味。在帕尔曼的音乐

会上,还有令他家喻户晓的名曲——《辛德勒名单》,同样也出现在张乐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张乐说,在西方,除了帕尔曼,很少有人拉这首曲子。个人感觉,帕尔曼拉得忧伤哀怨,愁肠百结;张乐在忧伤中更传达出一种坚定不迫。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和拉威尔的《茨冈》,在风格和作曲技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表情丰富的慢乐章与技巧高难激烈的快乐章。张乐的处理:慢处细腻委婉,尤其是弱音的掌控,细若游丝,不绝如缕,却依然清晰入耳,堪称高手;快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似快刀斩乱麻,刀刀清爽,干脆利落,一气呵成。还有克莱斯勒的《爱的欢乐》,张乐以前并不喜欢,现在却成为他的拿手曲目。以他的这次现场表现来看,克莱斯勒的小品,可以成为张乐的又一处用武之地。

音乐会上,张乐边演边讲解,不乏幽默调侃,此举颇接地气、得人气,活跃了现场气氛,时有笑声掌声。张乐说,他虽然学的是西洋乐器,常拉西洋曲目,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最想表现的还是中国音乐,出版了多张中国曲目的唱片。在本场音乐会上,他献演了韩铁华改编自电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陈钢的《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何占豪与陈钢的《梁祝》(选段)。张乐在演奏这些“母语”音乐时,更显情深意长,韵味十足,尤其



是这次我听了他的《梁祝》(选段),非常优美、感人,期待以后有机会聆听他拉全曲。

多年前,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如此评价张乐的演奏:“东方小提琴绅士。”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张乐不仅形象举止颇具绅士风度,他的演奏风格也是如此,可谓乐如其人。张乐的一大爱好是收藏名琴,他现在使用的是一把小提琴前辈大师米尔斯坦上世纪 20 年代的意大利名琴。这把琴的音色真是漂亮,对张乐的演奏如虎添翼。就是到现场聆听这把名琴的音色,也不虚此行。

上海交响乐团以前有位首席潘寅林,也是位独奏高手,希望张乐后来居上。在西方乐坛,也不乏这样集乐团首席和独奏家于一身的演奏家,如柏林爱乐乐团的原首席巴列夏、长笛首席高威尔和帕胡德。



历史录音再出发(二)



钢琴家吉赛金的录音,相信大家一定有了不少。可是我今天想特别推荐的,是这一版 Meloclassic 的格里格与拉赫玛尼诺夫协奏曲,大师的面貌与我们所熟知的德彪西、拉威尔演绎有所不同。拉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末乐章里,你可以听到绵延舒展的连奏,自由飞驰处甚至称得上几分疯狂与野性,堪称“反吉塞金化”。可是,他传奇的极弱触键依然

可以在慢板里听到,再冷硬的心都能为之消融。话说,Meloclassic 这家德国年轻的厂牌最近销量火热,因基本都是首度 CD 化发行。《留声机》杂志擅长写历史录音的专栏作者罗伯·科万形容这个新公司“粮草丰足”,除了键盘类,法比与匈牙利学派的一众小提琴前辈们亦有不少雪藏录音得以披露。

詹湛